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四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五回　金蘭契互剖金蘭語　風雨夕悶製風雨詞

下一回▶

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，忽見衆姐妹進来，忙讓坐了，平兒斟上茶來。鳳姐兒笑道：「今兒來的這些人，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。」探春先笑道：「我們有兩件事，一件是我的，一件是四妹妹的，還夾着老太太的話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有什麽事，這麽要　　？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們起了個詩社，頭一社就不齊全，衆人臉軟，所以就亂了例了。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，鐵面無私纔好。再四妹妹爲畫園子，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，囬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說：『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，找一找。若有呢，拿出來。若没有，叫人買去。』」

鳳姐兒笑道：「我又不會做什麽『濕』的『乾』的，要我吃東西去不成？」探春道：「你雖不會做，也不要你做。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，該怎麽樣罰他就是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們别哄我，我猜着了：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！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。你們弄什麽社，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。你們的錢不設花，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錢，可是這個主意？」說的衆人都笑道：「你　　猜着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眞眞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虧你是個大嫂子呢！姑娘們原叫你帶着念書，學規矩、針線，俱要教導他們的，這會子起詩社，能用幾個錢？你就不管了！老太太、太太罷了，原是老封君，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，比我們多兩倍子。老太太、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，可憐，不設用，又有個小子，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，和老太

太、太太平等。又給你園子裡的地，各人取租子。年終分年例，你又是上上分兒。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没有十個人，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。通共算起來，也有四五百銀子。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，能有幾年呢？他們明兒出了閣，難道還要你賠不成？這會子你怕花錢，挑唆他們來鬧我，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，我還不知道呢！」

李紈笑道：「你們　　聽，我說了一句，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，眞眞泥腿市俗，耑會打細算盤、分金掰兩的。你這個東西，虧了　　托生在詩書大宦人家做小姐，又是這麽出了嫁，還是這麽着。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，做了小子丫頭，還不知怎麽下作呢！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！昨兒還打平兒，虧你伸的出手來！那黄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？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。忖奪了半日，好容易『狗長尾巴尖兒』的好日子，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，因此没來。究竟氣還不平。你今兒倒招我來了，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！你們兩個，狠該換一個過兒纔是。」說的衆人都笑了。

鳳姐忙笑道：「哦，我知道了！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，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。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，可知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似的，從今我也不敢打他了。平姑娘，過來，我當著你大奶奶、姑娘們替你陪個不是，擔待我酒後無德罷！」說着衆人都笑了。李紈笑問平兒道：「如何？我說必要給你争争氣纔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雖如此，奶奶們取笑，我可禁不起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什麽『禁的起』『禁不起』，有我呢！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你且同他們逛園子裡去。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，那邊大太太又打　　人來叫，又不知有什麽話說，須得過去走一走。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，打點給人做去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這些事情我都不管，你只把我的事完了，我好歇着去，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。」鳳姐忙笑道：「好嫂子，賞我一點空兒，你是最疼我的，怎麽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？往常你還勸我說，事情雖多，也該保全身子，檢點着偷空兒歇歇，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。况且悞了别人年下的衣裳無碍，他姐兒們的若悞了，却是你的責任。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，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。我寧可自己落不是，也不敢累你呀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說的好不好？把他會說話的！我且問你，這詩社倒底管不　　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是什麽話？我不入社花幾個錢，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麽？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？明日一早就到任，下馬拜了印，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。過後幾天，我又不作詩作文，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。『監察』也罷，不『監察』也罷，有了錢了，愁着你們還不攆出我来！」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。

鳳姐兒道：「過會子我開了楼房，凡有這些東西，叫人搬出来你們看，若使得，留着使，若少什麽，照你們单子，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。畫絹我就裁出來。那圖樣没有在太太跟前，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裡。說給你們，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。我去打發人取了來，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，如何？」李紈點頭笑道：「這難爲你。果然這樣還罷了。既如此，偺們家去罷。等着他不送了去，再來鬧他。」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。鳳姐兒道：「這些事再没别人，都是寶玉生出來的。」李紈　　了，忙回身笑道：「正是爲寶玉來，反忘了他，頭一社是他悞了。我們臉軟，你說該怎麽罰他？」鳳姐兒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。」衆人都笑道：「這話不差。」

說着，纔要回去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嬤嬤進來。鳳姐兒等忙站起來，笑道：「大娘坐下。」又都向他道喜。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，笑道：「我也喜，主子們也喜，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，我這喜從何来？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，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多早晚上任去？」賴嬤嬤嘆道：「我那裡管他們？由他們去罷！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，我没好話，我說：『哥兒，别說你是官了，横行霸道的。你今年活了三十歲，雖然是人家奴才，一落娘胎胞，主子恩典，放你出來，上托着主子的洪福，下托着你老子娘，也是公子哥兒似的，讀書寫字，也是丫頭、老婆、奶子捧鳳凰似的，長了這麽大，你那裡知道那「奴才」兩字是怎麽寫？只知道享福，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，熬了兩三輩子，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，從小兒三灾八難，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。到二十歲上，又　　主子的恩典，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。你看那正根正苗，忍饑挨餓的，要多少？你一個奴才秧子，仔細折了福！如今樂了十年，不知怎麽弄神弄鬼，求了主子，又選了出來。縣官雖小，事情却大，爲那一州的官，就是那一方的父母，你不安分守己，盡忠報國，孝敬主子，只怕天也不容你！』」李紈鳳姐兒都笑道：「你也多慮。我們看他也就好。先那幾年，還進來了兩次，這有好幾年没來了，年下生日，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。前兒給老太太、太太磕頭來，在老太太那院裡，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，倒發的威武了，比先時也胖了。他這一得了官，正該你樂呢，反倒愁起這些來！他不好，還有他的父母呢，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。閑時坐個轎子進來，和老太太閑閑牌，說說話兒，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。家去一般也是楼房厦廳，誰不敬你，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。」

平兒斟上茶來，賴嬤嬤忙站起來道：「姑娘，不　　叫那孩子倒來罷了，又生受你。」說着，一面吃茶，一面又道：「奶奶不知道。這小孩子們，全要　　的嚴，饒這麽嚴，他們

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，叫大人操心。知道的，說小孩子們淘氣。不知道的，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，連主子名聲也不好。恨的我沒法兒，常把他老子叫了来罵一頓，纔好些。」因又指寶玉道：「不怕你嫌我，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，老太太就護在頭裡。當日老爺小時，討你爺爺打，誰沒看見的。老爺小時，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！有那邊大老爺，雖然淘氣，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，也是天天打。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，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，說聲惱了，什麼兒子，竟是審賊！如今我眼裡看着，耳躲裡　　着，那珍大爺管兒子，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，只是着三不着兩的。他自己也不　　一　　自己，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？你心裡明白，喜歡我說。不明白，嘴裡不好意思，心裡不知怎麼罵我呢。」

說着，只見賴大家的來了，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来囲事情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媳婦來接婆婆來了。」賴大家的笑道：「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，倒是打　　打　　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？」賴嬤嬤聽了，笑道：「可是我糊　　了！正經說的話俱不說，且說陳穀子爛芝蔴的。因爲我們小子選了出來，衆親友要給他賀喜，少不得家裡擺個酒。我想擺一日酒，請這個不請那個，也不是。又想了一想，托主子的洪福，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，就傾了家，我也愿意的。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：頭一日，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幾席酒，一臺戲，請老太太、太太們、奶奶、姑娘們去散一日悶。外頭大廳上一臺戲，幾席酒，請老爺們、爺們增增光。第二日再請親友。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。熱鬧三天，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場，光輝光輝。」李紈鳳姐兒都笑道：「多早晚的日子？我們必去，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，也定不得。」賴大家的忙道：「擇的日子是十四，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別人我不知道，我是一定去的。先說下，我可没有賀禮，也不知道放賞的，吃了一走，可別笑話。」賴大家的笑道：「奶奶說那裡話？奶奶一喜歡要一作：要賞，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。」

賴嬤嬤笑道：「我纔去請老太太，老太太也說去，可箄我這臉還好。」說　　，叮嚀了一囲，方起身要走，因看見周瑞家的，便想起一事来，因說道：「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：這周嫂子的兒子，犯了什麼不是，攆了他不用？」鳳姐兒　　了，笑道：「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。事情多，也忘了。賴嫂子囲去說給你老頭子，兩府裡不許　　留他兒子，叫他各人去罷。」

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。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。賴嬤嬤忙道：「什麼事？說給我評評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前兒我的生日，裡頭還没吃酒，他小子先醉了。老娘那邊送了禮來，他不在外頭張羅，倒坐着罵人，禮也不送進来。兩個女人進來了，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抬。

小么兒們倒好好的，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，撒了一院子饅頭。人去了，我打發彩明去說他，他倒罵了彩明一頓。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，還不攆了做什麼！」賴嬤嬤道：「我當什麼事情，原来爲這個。奶奶　　我說：他有不是，打他罵他，使他改過就是了。攆了出去，斷乎使不得。他又比不得是偺家的家生子兒，他現是太太的陪房。奶奶只顧攆了他，太太臉上不好看。依我說，奶奶教導他幾板子，以戒下次，仍舊留着纔是。不看他娘，也看太太。」鳳姐兒聽了，便向賴大家的說道：「既這樣，明兒叫了他來，打他四十棍，以後不許他吃洒。」賴大家的答應了。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。又要與賴嬤嬤磕頭，賴大家的拉着方罷。然後他三人去了。李紈等也就囲園中來。

至晚，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　　的畫具出來，送至園中。寶釵等選了一囲，各色東西，可用的只有一半。將那一半開了单，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，不必細說。

一日，外面礬了絹，起了稿子進來，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幇忙，探春、李紈、迎春、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閑坐，一則觀畫，二則便於會面。寶釵因見天氣凉　　，夜復漸長，遂至母親房中商議，打點些針線來。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，不免又承色陪坐。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囲，故日間不大得閒，每夜燈下女工，必至三更方寢。

黛玉每歲至春分、秋分之後，必犯舊疾。今秋又遇賈母高興，多遊玩了兩次，未免過勞了神，近日又復　　起來，覺得比往常又重，所以總不出門，只在自己房中將養。有時悶了，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閑話排遣。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，說不得三五句話，又厭煩了。衆人都體諒他病中，且素日形體姣弱，禁不得一些委曲，所以他接待不週，禮數疎忽，也都不責他。

這日寶釵來望他，因說起這病症來，寶釵道：「這裡走的幾個太醫，雖都還好，只是你吃他們的藥，総不見效，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，治好了豈不好？每年間鬧一春一夏，又不老，又不小，成什麼，也不是個常法兒。」黛玉道：「不中用。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。且別說病，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，就可知了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可正是這話。古人說，『食穀者生』，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，也不是好事。」黛玉嘆道：「『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』，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。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咳　　了兩三次。寶釵道：「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，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。雖說益氣補神，也不宜太熱。依我說：先以平肝養胃爲要。肝火一平，不能尅土，胃氣無病，飲食就可以養人了。每日早起，拿上等燕窩一兩，氷糖五錢，用銀吊子熬出粥來，若吃慣了，比藥還强，最是滋陰補氣的。」

黛玉嘆道：「你素日待人，固然是極好的，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，只當你有心藏奸。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，又勸我那些好話，竟大感激你。徃日竟是我錯了，實在悞到如今。細細箄來，我母親去世的時候，又無姐妹兄弟，我長了今年十五歲，竟没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。怪一作：怨不得雲丫頭說你好，我徃日見他讚你，我還不受用，昨兒我親自經過，纔知道了。比如你說了那個，我再不輕放過你的。你竟不介意，反勸我那些話，可知我竟自悞了。若不是前日看出來，今日這話，再不對你說。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，雖然燕窩易得，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，每年犯了這病，也没什麼要　　的去處。請大夫，　　藥，人參肉桂，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，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，熬什麼燕窩粥，老太太、太太、鳳姐姐，這三個人便没話說，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，未免嫌我太多事了。你看這裡這些人，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，他們尚虎視鴞鴞，背地裡言三語四的，何况於我？况我又不是正經主子，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，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。如今我還不知進退，何苦叫他們咒我？」

寶釵道：「這樣說，我也是和你一樣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親，又有哥哥。這裡又有買賣地土，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。你不過親戚的情分，白住在這裡，一應大小事情，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無所有，吃穿用度，一草一木一作：紙，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，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，如今也愁不到那裡。」黛玉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，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，你反拿我取笑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雖是取笑兒，却也是真話。你放心，我在這裡一日，我與你消遣一日。你有什麼委屈煩難，只管告訴我，我能解的，自然替你解。我雖有個哥哥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只有個母親，比你畧强些。偺們也箄同病相憐。你也是個明白人，何必作司馬牛之嘆？你纔說的也是，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。我明日家去，和媽媽說了，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，與你送幾兩。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，又便宜，又不驚師動衆的。」黛玉忙笑一作：嘆道：「東西是小，難得你多情如此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有什麼放在嘴裡的！只愁我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。這會子只怕你煩了，我且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晚上再來和我一作：你說句話兒。」寶釵答應着便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，仍歪在床上。不想日未落時，天就變了，淅淅　　下起雨來。秋霖脉脉，陰晴不定，那天漸漸的黃昏，且陰的沉黑，兼着那雨滴竹梢，更覺悽凉。知寶釵不能來，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，　　是《樂府雜稿》，有《秋閨怨》、《別離怨》等詞。黛玉不覺心有所感，亦不禁發於章句，遂成《代別離》一首，擬《春江花月夜》

之格，乃名其詞曰《秋　　風雨夕》。詞曰：

秋花　　淡秋草黃，耿耿秋燈秋夜長。

已覺秋窗秋不盡，那堪風雨助凄凉。

助秋風雨來何速，驚破秋　　秋夢續。

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屏挑泪燭。

泪燭搖搖熟短檠，牽愁照眼動離情。

誰家秋院無風入，何處秋　　無雨聲。

羅衾不奈秋風力，殘漏聲催秋雨急。

連宵脉脉復颼颼，燈前似伴離人泣。

寒煙小院轉蕭條，疎竹虛　　時滴　　。

不知風雨幾時休，已教泪灑窗紗濕。

吟罷擱筆，方欲安寢，丫鬟報說：「寶二爺來了。」一語未盡，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，身上披着簑衣，黛玉不覺笑道：「那裡來的這麽個漁翁？」寶玉忙問：「今兒好？吃藥了没有？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摘了笠，脫了簑，忙一手舉起燈来，一手遮着燈兒，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，覷着瞧了一瞧，笑道：「今兒氣色好了些。」

黛玉看他脫了簑衣，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袄，係着綠汗巾子，　　上露出綠紬撒花褲子，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，靸着糊蝶落花鞋。黛玉問道：「上頭怕雨，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？也倒乾凈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一套是全的。有一雙棠木屐，纔穿了來，脫在廊簷下了。」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，十分細緻輕巧，因說道：「是什麽草編的？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。他間常下雨時，在家裡也是這樣。你喜歡這個，我也弄一套來送你。别的都罷了，惟有這斗笠

有趣：上頭這頂兒是活的，冬天下雪，戴上帽子，就把竹信子抽了去，拿下頂子來，只剩了這個圈子。下雪時男女都帶得。我送你一頂，冬天下雪戴。」林黛玉笑道：「我不要他，戴上那個，成個畫兒上畫的和　　上扮的漁婆兒了。」及說了出來，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，後悔不迭，羞的臉飛紅，伏在桌上　　個不住。

寶玉　　不留心，因見案上有詩，遂拿起來看了一遍，又不覺叫好。黛玉聽了，忙起來奪在手內，燈上燒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我已記熟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要歇了，你請去罷，明日再來。」寶玉聽了，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，瞧了一瞧，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，忙又揣了，說道：「原該歇了，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。」說着，披蓑戴笠出去了，又番身進来問道：「你想什麽吃，你告訴我，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，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等我夜裡想着了，明日一早告訴你。你　　雨越發　　了，快去罷。可有人跟没有？」兩個婆子答應：「有人，外面拿着傘黠着燈籠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個天黠燈籠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相干，是羊角的，不怕雨。」黛玉　　說，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拿了下來，命黠一枝小蠟來，遞與寶玉，道：「這個又比那個亮，正是雨裡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有這麽一個，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，所以没黠來。」黛玉道：「跌了燈值錢呢，是跌了人值錢？你又穿不慣木屐子。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黠着，這個又輕巧又亮，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。你自己手裡拿着這個，豈不好？明兒再送來，就失了手也有限的，怎麽忽然又變出這『剖腹藏珠』的脾氣來！」寶玉聽了，隨過來接了。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，拿着羊角燈，後頭還有兩個小丫　　打着傘。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捧着，寶玉扶着他的肩，一逕去了。

就有　　蘅苑一個婆子，也打着傘，提着燈，送了一大包燕窩來，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。說：「這比買的强。我們姑娘說，姑娘先吃着，完了再送来。」黛玉囬說：「費心。」命他外頭坐了吃茶。婆子笑道：「不吃茶了，我還有事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你們忙。如今天又凉，夜又長，越　　該會個夜局，痛賭兩塲了。」婆子笑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今年我大沾光兒了。横　　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，悞了更也不好，不如會個夜局，又坐了更，又解了悶。今兒又是我的頭家，如今園門關了，就該上塲兒了。」黛玉　　了，笑道：「難爲你。悞了你的發財，冒雨送來。」命人給他幾百錢，打些酒吃，避避雨氣。那婆子笑道：「又破費姑娘賞酒吃。」說着，磕了一個頭，外面接了錢，打傘去了。

紫鵑收起燕窩，然後移燈下簾，伏侍黛玉睡下。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，一時又羡他有母有兄。一囬一作：面又想寶玉素昔和睦，終有嫌疑。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，雨聲

浙　　，清寒透幕，不覺又滴下淚來。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。暫且無話。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